

散文

土屋纸窗的日子里

■马守喜

人到老年，怀旧的情绪，总是挥之不去，现在住进高楼之中，早已实现了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小时候盼望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，但心中常常怀念的倒是从前的土屋纸窗，每逢春节来临，用报纸糊屋，用白纸糊窗的岁月。

在我的家乡，很少看到瓦房，多为土坯房，年年要在夏季拉土抹房，很多房上长满了野草，也成了一道景观，年久经历风吹日晒，许多成了危房，只好用木杆子顶着墙，给人一种厚实而苍凉的感觉，仿佛，这老屋住着的几代人，沉淀了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，一次又一次的悲欢离合，有那么多历史烟云在这里飞过。

那些年，我每到春节来临，总要先用单位用过的《昭乌达报》把屋子糊一下，这报纸糊屋让我又引起了阅读的兴趣，经常是先看内容再选反正面，也经常把

自己发表文章的那些报纸糊在墙上临近炕头的地方，休息时还自我欣赏一下。

糊完屋子开始糊窗户，每家的窗户不一样，大多是格子窗，花样繁多，图案各异，许多讲究的人家的格子窗户精致的碎片，那用白纸糊的窗户，就是对美好生活的雕琢。那时糊窗户因为是在严冬季节，浆糊容易很快冻上结冰，所以，要选择一个较暖和的晴天中午，要手动快，才能把一张大白纸糊上，让人举目，便油然产生一种新春的喜悦，因为白纸莹莹，发着亮光，因为撕去了破旧的窗纸，那一道发黄的旧纸印痕，像一些旧的日子，也像是远去的记忆，都让人回忆着一代又一代蕴藏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和辛酸的过往。很多家庭还在窗上贴上喜庆的窗花，多了一份喜庆的气氛。

那些日子，大人们在忙年，有的临窗在炕上缝衣做鞋，绣花，或者，仅仅想着让孩子们高高兴兴，想着来年的日子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夏日，读书人在窗下展书就读，有的在窗下烹茶、小酌或与朋友对弈、欢谈，让人觉得是那么体贴优雅。你也会看到，那个夜晚，一对情侣，依偎在窗前，举手望月，风情依依，互诉衷肠，这土屋纸窗，又多了几分风流蕴藉，留下了多少年轻人的身影。

土屋纸窗，在严冬季节，一个火盆让屋内热气四散，家里人各司其职，看着窗外雪花飘落，似天女散花，人们又企盼着瑞雪兆丰年。

家乡的土屋纸窗，有诗意，有年味，有雅气，更有一种和睦睦的家的味道。时下，家乡的土屋纸窗早已被抛进

历史，河西变成了一片废墟，这废墟下又埋藏着讲不完的故事。现在家乡人都搬到了河东和楼房社区，窗明几净，窗台上鲜花怒放，很多文人再也用不着在炕桌上写作，在宽敞的写作间，诗情满满，在键盘上挥洒自如，爱好书法绘画的，则信手书放开来，随意泼墨，行走在山水之间。有情人在咖啡屋，在公园小道，在月光下，人影相宜，处处生辉……

但有些老人，好想离开这鸽子笼，抛离城市的喧嚣，去到乡下，寻一处土屋纸窗，哪怕是住上十天半个月，也觉得又闻到了家乡旧时的味道，觉得找到了一份清福，老人啊，总是那么喜欢怀旧，怀念旧时的伙伴，还想看看那袅袅炊烟……

终于可以褪去
与季节对抗的那份臃肿与沉重
昂起头，挺起胸
矗立于山之巅
允吸着拂面的微风
久违的气息
唤醒着还有些悸动的心
大地的脉搏
撞击着轮回的秒表
你听，春天在向你呼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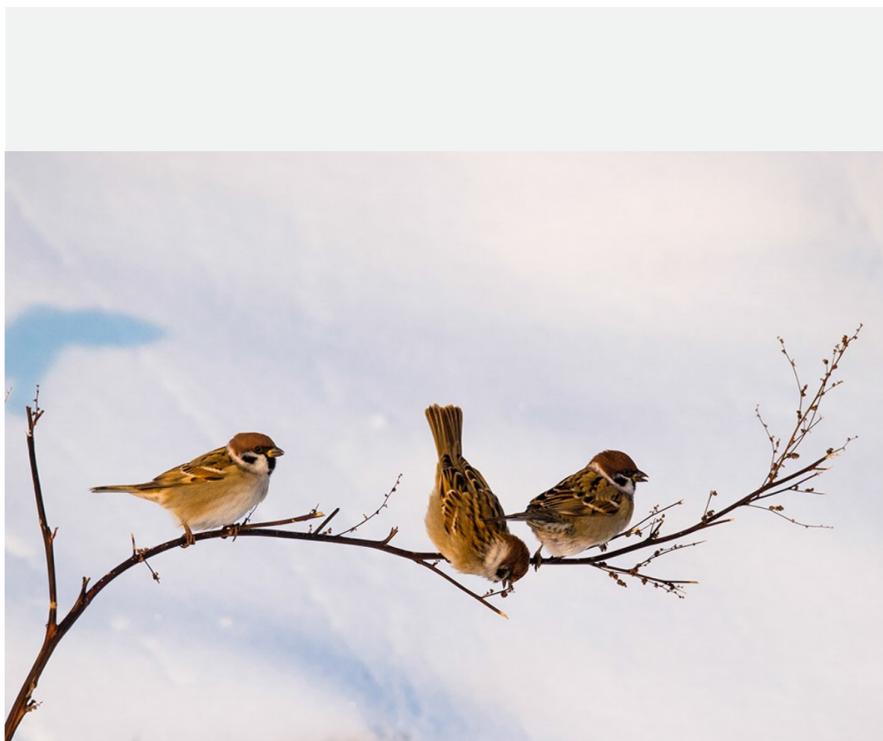
冷艳的雪花
退去了一冬的傲慢
最终用他原有的姿态
滴滴入大地母亲的肌肤
沁润着待哺的幼苗
破土而出的芬芳
惊艳着看客的眼球
安抚着老农的祈求
时间的健步
敲击着往复的大门
你看，春天在向你招手

虽然，周而复始的流年
让岁月爬上了我的额头
让风霜俘虏了我的鬓角
当春天的号角再次奏响
那颗沉寂的心
总会如约躁动
年轮的更迭中
我已不再风华绝代
但站在春天的十字街头
我依然爱你如初

诗歌

春天里的告白

■杨学铭



△雀跃枝头 摄影 赵国君

雀跃枝头

散文

旧物

■史淑玲

日子久了，家里总会堆积些过时的、无用的陈年旧物。于是，北方的年，腊月扫房这一天，便成了清理旧物的时候了。

今年的房，扫的有点仔细。十年了，后卧室，从未轻易掀开的床下箱，被我“吃力”地掀开了。霎时，思念如决堤的洪水，遂不及防的冲垮了十年来竭力掩饰的思念和坚强。

望着一件件被母亲生前摆放整齐的旧物，手无处安放，不知该先拿哪件，不知哪件可以清理掉。于是随手拿起一个不大但很沉的方形纸盒，轻轻地打开，一个个红色的饰品盒展现在面前，随手打开一个，回忆如潮水般奔涌而出。

泪眼模糊的我知道，打开它们，便是打开自己多年来无法忘却的回忆和想念。可是，有些旧物终究是要丢掉的。打开最边上的一个饰品盒，里面收纳的是父亲的遗物，一块儿圆形老怀表，时针，随着父亲的离去早已停止了摆动。几个“建国五十周年”红色小字，却愈发的醒目。算算时间，这应该是1999年国庆节时父亲参加庆祝活动的纪念品了。记得女儿以前当笑话说起过这块儿怀表，上小学的她，喜欢上了同学带的一块手表，便偷偷地拿这块儿怀表和同学去换，后来被姥爷发现

了，训斥了一顿，无奈之下，又换了回来，一生正直的父亲走得早，尽管为官多年，也只是落了个两袖清风，掂了掂有些“份量”和年份的怀表，又轻轻地放在盒里，封好。谁说思念无处安放呢！一个方方正正的蓝色小纸盒吸引了我，拿起来，感觉很轻的样子。本以为是空盒，打开来一看，愣住了，这不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那顶玫红色貂皮帽子吗？我记得母亲走时一并给她“烧”去了？怎么……看着静静地躺在小方盒里的帽子，瞬间，泪眼模糊。朦胧中，仿如看到多年前，母亲每年腊月那忙碌的身影。

母亲在时，每年的腊月总是忙碌的。今天干什么，明天干什么，母亲总是安排得满满的。她忙碌的身影几乎“刻”在了厨房。母亲做得一手好饭。尤其是每年腊月二十九煮的烧肉，炸的丸子，可谓一绝。纵是尽心竭力想“偷”到绝技的我，多年来，终是做不出母亲做的那个味道。

母亲走后，每年腊月二十九，煮烧肉时，心里总是默念着母亲煮烧肉时的流程，放什么调料，放多少酱油，豆豉。煮到什么火候，再捞出晾凉，用油炸时炸到什么程度，放到之前煮肉的热汤里浸泡多长时间，这些我都是按照母亲生前教过的去操作了，可是，做出来之后，吃的时候，老伴儿总是说，没做出妈妈做的味道，女儿也会说还是没有姥姥的味道。于是，每年的腊月，母亲的话题便愈发的多了起来。

前两天，也就是腊月十三，晚上老伴儿和我简单的吃了一碗手擀面条儿，吃面时忽然就想起小时候的过往。记得在我八岁时，算算那应该是一九七六年吧，一年能吃上两碗白面条儿也是一种奢望了，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，温饱都是个问题。只记得每天的玉米面发糕吃的我是直冒酸水。即使到现在，粗粮细作了，对于玉米面，还是有点阴影的。而那时，父亲什么时候回来，是我最盼望的事。由于工作需要，父亲经

常出差，而我知道，父亲一回来，母亲就会把用粮票换来的仅有的一点白面拿出来，给父亲擀上一碗白面条，因为我是家里的老疙瘩，每次母亲都会多擀一碗出来，给我也盛上一碗，那个时候，陪着父亲吃一碗没有几滴油花儿的白面条，竟是我满足，最开心的时刻。现在想来，当时是能吃到一碗白面条的满足。而后，是陪伴父母时的已逝时光令人留恋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有父母陪伴的旧时光更令人无法忘怀。无论是年少无知时，还是不惑之年后！那是刻在旧时光里的过往，是父母健在时的温暖和幸福，是往后余生的贪念。能清理，丢的掉吗？打包吧，于心底的某个角落，轻轻安放。

自从父亲走后，母亲便随我一起住了。也就被母亲养成了甩手自在王。母亲走后，腊月，便成了我最难过，最无助的日子。母亲的“唠叨”时常在我耳边响起。蒸馒头时：碱要烧开，面要狠揉。剃丸子时：肉要剁碎，汁要多放。洗头时：你闻不了腥味，给我吧……于是，一整个腊月，被母亲的唠叨包围着。怎么办呢？那些远去的旧时光啊，太多关于母亲的回忆，我该怎样清理，封存！原封未动地扣上床下箱，犹如暂时拉下记忆的闸门，那里有我贪念的旧人，旧物，旧时光！

民间有“二月二，龙抬头。”之说，寓意祥龙翘首，送瑞赐福，祈盼来年风调雨顺、大吉大利。二月二是新年的谢幕，此后，年味儿就开始在时光里慢慢消减，人们又鼓足干劲儿，脚步匆匆地赶赴下一个岁月轮回，开始了从闲暇到忙碌的又一段行程。

在农村，过了二月二，农事就很繁重，起羊圈、送粪、加工牲畜饲料等，一桩接着一桩，很难再得闲暇。小时候，大概二月二前一，母亲就开始张罗着燎猪头。

她在泥火盆里生起木炭火，捎带把烙铁、钎刀等家什儿找出来备用。一般的，大一点的猪头有二十来斤，小一点的也有十五、六斤，母亲养的年猪体壮膘实，白条都在三百斤上下。生着火，母亲就走进仓房，不一会儿，她一手拎猪头，一手拎猪蹄，趑趄着走出仓房。这一天，通常是母亲和大娘、老婶儿约好的。只要看见我家院子里冒起生烟，大娘和老婶儿就拎着猪头猪蹄儿进院了，这时，火盆里的火也烧旺了。

三个猪头、十二只猪蹄儿随意放在火盆旁边，猪头有大有小，眼睛都紧紧闭着，耳朵竖楞起来，鼻孔洞开，嘴巴微张，惨白的牙齿参差外露，仿佛还在尖利凄惨地号叫，看起来阴森可怖。至此，似乎又见持刀人步步逼近那头捆好的大肥猪……看着看着，那猪仿佛又活了。突然，我就怕了，躲进屋里不敢再出来。

三个乡下女人就开始劳作了，一边唠嗑儿闲聊。燎毛儿时浓时淡，不时飘进来，像是恣意和蛊惑，让我心生好奇，想出来看母亲她们燎猪头，听些她们嘴里的家长里短。于是，我躲进屋里，半跪在火炕上，上半身靠住窗台，双手托着下巴颏儿望向窗外，只见母亲她们一边干活儿，一边说笑，我就静静地看着她们。只是，我总有意躲开那几双紧闭的猪眼，害怕跟它们对视。

在北方，农历二月初二算是冬末春初，风还没定性子，一会儿偏北，一会儿向南，火盆里的火苗儿摇摆不定，像轻薄的黄丝带，狂飞乱舞，生烟子味儿四处乱窜，院子里也一片乌烟瘴气了。母亲她们深受其害，不是老婶儿被火苗儿燎了头脸儿，就是大娘被呛红了眼睛，正撩起衣襟儿不住地抹眼泪，母亲闻了生烟味儿，也会吭吭地咳。可是，谁也不怠慢手里的活计，依然低头拾弄着。对她们妯娌三人来讲，与其说这是一桩琐碎难缠的活计，不如说是一场简单热闹的聚会。妯娌三人一起燎猪头已经成了传统，持续了好多年，直到老叔意外早逝，老婶儿改嫁。

院子中央，一尺来高的火苗随风跳跃，哧哧燃着，有点儿张牙舞爪。一会儿工夫，就把烙铁烧得通红，烙铁刚一挨到猪头，猪毛就焦了，瞬间化成一股青烟儿。“哧味…滋滋…”烙铁被一双粗糙皴裂的手握着，贴着猪皮细细密密地推过，上面便留下一道道焦痕，像涂了黄酱，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儿。青烟儿夹杂着焦糊味儿袅袅升空，院子里就全是燎毛味儿了。烙铁所过之处，全是焦黄的猪皮，还往外渗着油星儿。

把整个猪头燎个大荒儿后，母亲她们拿着小巧锋利的钎刀儿，小心地把猪的鼻孔、眼边儿和唇缝儿的毛茬儿剔刮干净，有时干脆把猪的唇边儿和眼边儿用刀尖儿轻轻刮掉，有点儿像现在的拉皮儿术。刀尖儿那么快，母亲她们表情那么轻松，动作那么轻巧，像信手割倒一把韭菜。可猪头遭遇了这千刀万剐，却愈发面目狰狞。

燎好的猪头猪蹄，被泡在大铁锅里，清澈的压井水就变得暗红粘稠，散发着血腥味儿，再换过水继续泡。两三天后，血水和腥味就淡了，就着软乎劲儿，猪头被分割成两半，然后，就着大葱大蒜下锅。灶膛里是熊熊的木柴火，一会儿，满锅的汤水就沸腾起来，葱花浮游，白沫儿翻滚，肉香味儿渐渐从锅里飘出来，真香！这时，母亲总是用铝勺子撇走白沫儿，她一抹，一掠，动作轻松又稳，像是要留住烟火灶里所有的美好。现在想起来，锅台前忙忙碌碌的母亲，竟有几分卓文君当炉卖酒的俊美。一勺一勺撇走浮沫儿，母亲就扣好锅盖继续文火慢煮，差不多大半个上午，猪头才被煮熟煮透。母亲麻利地捞出猪头和猪蹄儿，然后，剔骨，切片，装盘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有点儿像庖丁解牛，看起来游刃有余。猪肉吃起来口感劲道，肥而不腻，可用来炖干白菜、干豆角，或用来炒酸菜，还可以浇上大蒜汁佐味，再就上几口腌辣椒、腌葱叶，在嘴里翻来覆去一嚼，香气越发浓郁了，猪肉怎么吃都算得上请客下酒的上等菜肴。

在老家，除了吃猪头猪蹄儿，还有二月二吃豆子的习俗，而且多数时候吃豌豆。先要从仓房里取回大半盆当年收获的干豆，然后挑出当中的秕子和碎瓣儿。我们家，通常是三双小手齐上阵，每个人挑出一大把饱满的豌豆，就随手扬进另一个盆里，颇有千金散尽的侠气。这时，豆粒儿砸在豆粒儿上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接着弹跳起来，又砸在盆壁上，“邦”一声响，才肯落下来，像极了一只只顽皮的跳蚤，那么不听话。现在想想，用“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，只可惜，那时我还没有大名儿，自然不懂得诗情画意的妙处，只是直直勾勾盯着满盆的豆子，仿佛它们已经一身香甜味儿，变成我的口中美食了。

挑好的豌豆要用糖水泡上一晚，说是糖水，其实是糖水。用糖精是需要经验的，放少了豌豆没有甜味儿，放多了又甜得发苦。第二天，豌豆吸足了水，浑圆饱胀，晶莹剔透，像珍珠一样水润圆滑。

接下来就是炒豆子了。通常是弟弟或妹妹费劲巴力地拷回一大筐糠秸，然后，我坐在灶坑的小木凳上烧火。火苗儿像舌头，“哧哧”地舔着锅底，不一会儿，豌豆粒儿开始在锅里撒欢儿了，“噼里啪啦…噼里啪啦…”豆粒儿一边跳，一边炒，不一会儿水分就蒸发掉了。水汽带着甜味蒸腾，常常湿了母亲的发梢儿，她左手擦擦汗，右手有节奏地挥着铲子，“嚓…嚓…”铲子划过铁锅的声音和着豌豆的爆裂声，像一曲欢快的小调在灶台上响起，不一会儿，小院子就满是香味儿了。火候到了，豆粒儿渐渐变得干爽，身上出现一小块一小块的黄斑，那是铁锅烫上去的花纹，说明豆子就要熟了。

“欻拉欻拉”豌豆终于在我们期盼中出锅了，带着温度，带着香味，带着我们童稚单纯的期盼，又蹦蹦跳跳地回到盆里。

豆子晾凉了，色泽诱人，外焦里嫩，吃起来又甜又香，又脆又面，解饿又解馋。第二天，我们的兜兜都成了小粮仓，装着豆子，装着欢乐，也装着无忧无虑的好时光。在生产队空荡荡的场院里，是我们疯跑疯颠的影子，衣服上缝着长长的龙尾(yi)儿，随风飞舞，像是彩色的链条，把我的魂魄牢牢地拴在那个小小山村，那个小院落……如今，回到老家，再无青青团中葵，再无袅袅豌豆香，可那一盆红彤彤的炭火一直燃着，在我眼里，那是父母的盛年烟火，从未熄灭。

二月二龙抬头，我坚信，世界东方的中国龙正蓄势一跃，且腾飞，且啸吟，它威武有加，深情不减，它依然抬头看世界，不卑，不亢，不冷漠！大中华，有龙威，有龙骨，更有一身豪气满乾坤！

散文

二月二龙抬头

■李云鹤

